

學崑曲一年記(上)

我的家鄉嵊州是越劇發源地，世人知道越劇興於滬上，卻往往不知根在嵊州。小學時各個學校都要有鄉土教育課程，有些選了圍棋，因嵊州出了國手馬曉春；有些選了竹編體驗課，畢竟嵊州產竹，幼時家裏許多家務工具都是竹製的，而竹編工藝也是嵊州一大非物質文化傳承。我們學校則選了越劇作為特色教育內容，不但每周有一節越劇課，還成立了小小越劇團。記得當年老師來班裏選拔越劇團成員，並非濃眉大眼的我自然落選（眉毛是夠濃的），心中還有些失落呢。不過後來學校舉辦越劇合唱比賽，班主任讓我領唱《紅樓夢》裏《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中賈寶玉的唱段，總算是扳回一局。

上世紀九十年代嵊州的戲曲氛圍還是比較濃郁，大會堂（後來改建成越劇表演藝術中心了）裏每年都有越劇匯演，本地電視台無甚可播時也多會放些越劇舞台錄像，都是些古早名家演出版本，念白一律無字幕，唱詞則有龍飛鳳舞的手寫字幕。雖則越劇咬字與嵊州方言基本一致，但文白轉換，又多有滬音，小時候的我看得懵懵懂懂。不過這並不妨礙我被越劇的唱腔和情節所吸引。這些都是我的戲曲啟蒙。

小學之後，對於越劇的喜愛卻驟然褪去了。那時候的我開始花更多時間去聽歐美流行歌曲、音樂劇以及歌劇，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對戲曲可以說毫不關心了。就算後來到北京讀

書，戲曲演出頗多，也未再關心過，京劇更是從來不聽。

大一時在大學英語話劇社活動，到處去看戲，但主要都是話劇和音樂劇；買的都是「山頂」的學生票，卻也不亦樂乎，是一段非常文藝和充滿青春理想的歲月。

與崑曲結緣，應該說完全是因為白先勇先生。大學時我開始系統性地閱讀白先勇的作品，最早讀的《台北人》集子裏有一篇《遊園驚夢》讓我印象深刻。那幾年白先勇先生發起的青春版《牡丹亭》正演得如火如荼，受此影響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崑曲，閒來無事便搜些資料讀讀，也聽了、看了不少崑曲演出片段。本科室友中有個蘇州人，聊起崑曲，他認為是老古董了，說慢到「肚腸都聽癢了」，可見彼時就算在蘇州，崑曲的受眾也已非常小。

二〇一二年任五道口讀研究生時，得聞白先勇先生組織的崑曲傳承課程正在「隔壁學校」舉行，於是託北大友人佔了座去試聽一節，沒想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幾乎一節課都沒落下。如今回想起來，當年的課程真是難得，眾多國寶級藝術家做示範講解，年已耄耋的老藝術家們說到興奮處隨口一唱便十分動聽，幾十年的功力可見一斑。

記得白先勇先生的課是在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當日他講的是《崑曲與抒情詩的意境——從平面到立體》，到最後示範表演時，青



▲崑劇青春版《牡丹亭》劇照。

春版《牡丹亭》的兩位主演俞玖林和沈豐英竟然帶妝出現在教室裏，讓我大受震撼。那是我第一次現場觀看彩唱的崑劇表演。這一課程可謂我的崑曲啟蒙，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慶幸自己堅持不懈踏了一學期課，如今「青衣祭酒」張繼青老師已仙逝，再難現場聽到她的「三夢」了。

這些年雖然偶會看劇聽劇，自己也胡亂哼上幾句，但畢竟毫無章法，荒腔走板。來了香港後，發現戲曲演出竟然不少，每年的中國戲曲節和香港藝術節都有內地院團來港，而且規格往往頗高。蔡正仁、梁谷音、計鎮華等老藝

術家的現場表演我都是在香港看的，對崑曲的興趣也越發濃郁起來。不過本地仍以嶺南文化為主流，粵劇是最流行的，其次便是越劇，因為本地蘇浙滬鄉籍及後代頗多，越劇有很大的受眾。崑曲雅部雖然每次演出也滿座，但畢竟受眾有限。我想當然地認為香港不會有崑曲社，因此也從未動過學曲的念頭。

後來才意識到我這個「想當然」實則大謬。很多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育方面都有香港的身影，香港的很多基金會支持了不少崑曲相關的項目，如青春版《牡丹亭》便離不開來自香港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一九七九年七月，俞振飛先生弟子顧鐵華便和金慧琴在香港大會堂演出了《天宮賜福》、《百花贈劍》和《奇雙會》（又名《販馬記》）。一九八三年第八屆亞洲藝術節已經邀請俞振飛和上海崑劇團來港演出，當年「崑大班」的藝術家們正值壯年，處於舞台藝術的巔峰時期。而香港與崑曲的結緣自然早在民國時期就開始了，一九二二年梅蘭芳應邀來港演出，表演劇目中就有《遊園驚夢》、《思凡》、《奇雙會》等傳統崑劇劇目。

去年九月，周末與友人去香港故宮看開幕的特展之一，偶遇友人的朋友趙先生，閒聊間得知其正在學崑曲。我好奇問到香港竟有曲社？趙先生說有，如有興趣可試聽一堂課。於是兩周後我便來到邢金沙老師的崑曲課堂裏。



人與事 徐成

人生不知趣



自由談 張君燕

女孩應該在和朋友分享自己的閱讀感受，看得出來，她很喜歡那本書，不僅留意到了書裏面很多有趣的細節，還有一些獨到的想法。女孩講得很開心，問或回答對方提出的問題，討論得興高采烈。

突然，女孩閉了口，好半天沒有說話。我疑惑地抬頭，看到了女孩暗淡的眼神，就在上一秒，她還滿臉眉飛色舞呢。女孩連着「喂」了兩聲，沒有得到回應後，輕嘆了口氣，原本挺直的身體鬆懈下來，靠在了椅背上。

我能體會女孩的感受，對方回應不及時或者不太熱情，女孩便在心裏犯起了嘀咕：人家是不是對這個話題不感興趣？我是不是說得太多了？不管是什麼原因，此時最好的辦法就是知趣地閉嘴。

因為知趣，在做某件事情之前，會有很多內心活動，預想出很多困難和尷尬的場面。用當下流行的一句話說就是「精神內耗」，久而久之，整個人變得敏感、脆弱又被動。不擅長表達真實的想法，更不敢主動去爭取原本屬於自己的機會。但奇怪的是，對於某些不得不做的「任務」，其實完全有能力完成，而且還可以做得相當出色。

讀高中時，學校籌備建校周年慶，需要組織學生寫一些相關的詩歌，班主任主動請纓，替我

爭取來了這個「難得的鍛煉機會」。我連連推辭：不行，不行，我平時寫的都是小兒科，難登大雅之堂，自己都寫不好，怎麼組織同學們一起寫呢？班主任不容我多解釋，斬釘截鐵地說：「已經定下了，沒有辦法更改，你快去準備吧。」

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嗎？沒辦法，既然不容我選擇，那就只能硬着頭皮上。最後，在我示範和激勵下，同學們寫出了不少優秀的詩歌。校慶上，校長還親自朗誦了其中一篇詩歌，得到了師生們的一致好評。就是因為那次活動，校長對我印象深刻，後來有好幾次徵文比賽的機會，校長都親自點名讓我參加。

在詞典中，「知趣」的解釋是：形容（人）對事物有自知之明的意識。人貴有自知之明，這當然是好事。當如果過於「知趣」，就會適得其反，陷入自我懷疑甚至自我否定的狀態中無法自拔，人會變得越來越被動，從而錯失很多寶貴的機會。更糟糕的是，這種心態會時常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焦慮和不安，無法擁有平和、淡然的心境，自然也無法實現積極樂觀的人生。

回到故事開頭，地鐵上的女孩在沉默了片刻之後，臉上重又綻開了笑容。原來此前對方信號中斷，現在恢復了正常，催促着女孩繼續講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對方說之前聽不到女孩的聲音，以為女孩講累了不想講了呢。女孩忙解釋：「沒有沒有，我很樂意和你分享這些。」——幸好對方是一個「不知趣」的人，否則兩個人各懷心思，都住了口，將會失去一段多麼美好的時光啊！



君子玉言 小香

香港的秋天是一個謎一樣存在，甚至是否「存在」，作為一個港漂也搞不清楚，因為說不出香港的秋天長什麼樣，什麼時候算是香港的秋天。比如我們認知當中的「金秋十月」及常見「秋天標配」——紅楓黃櫨銀杏金菊，在嶺南地區的香港都不鮮明。如果說有，也是曇花一現。從個人感覺上，似乎香港一年四季的時長不均等，秋冬兩季集中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匆匆來匆匆去，而夏天則「霸場」小半年，潮濕更是常年盤桓。

初來港時，十月的某一天，到朋友位於屯門的家裏做客，漫步黃金海岸，發現不少南瓜雕刻，一時恍惚：快到萬聖節了嗎？萬聖節在印象裏一向是屬於深秋初冬的。而眼下的我們，還穿着薄裙、打着遮陽傘，赤腳在海灘踩沙，儼然夏天呀。但時間季節都是沒錯的。

到了十二月，樹還綠着，海還清着，風還潤着，依稀覺得哪裏不一樣了：天重了，雲厚了，雨忽而來忽而去，叮叮車的窗子關上了，穿短袖短裙和長靴大衣的並行，商場和室外的溫差不再冰火兩重天了。街頭有人迫不及待穿起羽絨服，腳上還是人字拖。一對母女走在前，媽媽穿着羽絨服牛仔褲，小姑娘則光腿短裙。港漂人一時風中凌亂：還沒感覺到香港的秋天，這應該算什麼季節呢？是秋天還是冬天？猶猶豫豫穿上風衣毛衣，到了臘月也不過如此。從北京帶來的羊絨衫、長筒皮靴因為穿的機會太少，回南天時長了黴，索性寄回北京或者直接扔掉了。幾年下來，扔掉兩雙皮靴。在港也買過一件薄羽絨服，但很少穿，穿不住，熱。

這時節，終於不那麼熱不那麼潮濕了。窗外的夕陽最為明顯：射線射角由偏西轉向偏南，想看落日，從面海的落地窗不容易觀察到了。海面上的霧氣重了，天空由常常藍變成常常灰。

難道香港的秋天僅此而已？這四面

香港尋秋

青山難道沒有會變顏色的樹嗎？

某年小寒節氣，我和佩佩、敏三人相約着找一個既辛苦又能看紅葉的地方，網上說青衣公園有楓樹。出了地鐵，我們就被青衣迷住了，整個大社區又方便又漂亮——街頭座椅、雕塑、綠化，甚至樓宇顏色，每個細節都用心良苦。地鐵巴士站就在樓下，Shopping Mall、各色餐飲、露天劇場、社區醫院等一應俱全，從幼兒園到中小學到養老院，從籃球場足球場到單車徑輪滑場，衣食住行，不出社區都能滿足。市區有的，基本都有。

我們一路拍照，小動物造型的彩色椅子、爬滿青藤的長廊……在噴水池邊拍全景：我和敏先站在水池一頭，佩佩拍好，在她開始轉鏡頭時，我倆迅速跑到另一頭，待鏡頭轉過來我倆剛好就位——這樣一張畫面上兩人出現兩次。因為轉鏡頭與站位要磨合，跑了一次又一次，終於成功！累得不行，笑得不行。

兜兜轉轉，從中午十二點開始整整一個下午，出去長走山行的朋友五十公里都跑完了，我們還在青衣一個社區裏轉。終於找到青衣公園時，已經快傍晚五點了。一方面是拍照耽擱，另一方面我們三人都有點路痴，還有一個客觀原因：在香港看紅葉真的要踏破鐵鞋，還有要火眼金睛。像北京這樣規模浩大的滿街銀杏、漫山紅葉，在嶺南是較少見的。

終於在青衣公園三個人六隻眼才找到了零星的紅葉，必須拍近景才能唬唬人，好在人工湖畔總有幾棵水杉，黃葉映湖，拍出來有大片效果。其實數數不過五六棵。五個半小時裏，四個多小時在街拍+找路，一個小時拍紅葉。這是在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青衣，竟然是為了找秋天尋紅葉。

若認真說香港「秋天標配」，大概屬於芒草吧。芒草勝地有位於大嶼山的香港第三高山大東山(Sunset Peak)，登山台階陡峭，近乎四十五度，相當考驗體力。上得山頂，坡緩草黃，藍天下風吹芒草，如鳳尾翩翩。一路行山滿頭大汗，臉曬通紅。誰相信已經十一月底了。回辦公室繼續伏案，陽光與思考同樣美妙。

在新界還有一地直接就叫芒草海——從沙田至黃泥頭巴士總站，步行至花心坑村，上山。初始易行，不久路窄坡陡，芒草漸盛。至黃牛山(West Buffalo Hill)，蒹葭蒼蒼，花穗飄揚，金波蕩漾。果然芒草如海，一方絕佳勝地。

極目四方，可見西貢帆影點點，馬鞍山新市鎮高樓林立。於岩石間小徑沿東脊下山，狹窄而陡峭，間雜尖石沙礫，有時需手腳並用，艱難而行至三塊田，終與麥理浩徑銜接。恰好於天黑前趕到西貢白沙灣。歷時五個半鐘，才賞山野芒草，又觀海上明月。完美如此！



▲香港的芒草。

作者供圖

月光下的鳳尾竹

《月光下的鳳尾竹》，吸引了很多遊客。妻子身着曳地長裙，踩着節拍翩翩起舞，舞姿飄逸優美，像一隻美麗的「金孔雀」，丈夫則吹奏着葫蘆絲，悠揚清雅，夫妻二人琴瑟和諧。

一曲終了，遊客們自發地鼓起雙掌。老人落落大方，介紹說，妻子年輕時是一名舞蹈演員，他則是葫蘆絲愛好者。後來妻子生了一場病，不能繼續從事專職表演，而他則盡力配合她，在生活的舞台上滿足她的表演慾。

他倆退休後每年會雲遊幾個地方。出行的行頭中，妻子必帶一條飄逸的長裙，丈夫則會帶一隻葫蘆絲。在外的每個晚上，丈夫便吹奏葫蘆絲，妻子則盡興舞蹈。每次，他們只合作一支曲子，經年不變，那首曲子，便是娓娓動聽的《月光下

的鳳尾竹》。

美麗的妻子舞姿曼妙，她熱情地招呼遊客參與進來。也許是被老人的熱情所感染，越來越多遊客跟隨着樂聲載歌載舞。我的腳也癢了起來，手也癢了起來，顧不得舞姿笨拙，加入了這月光下的廣場舞。

那是我見過的最浪漫的廣場舞。就這樣，《月光下的鳳尾竹》滲入我的靈魂。當我再次在東河聽到這首曲子時，塵封的記憶倏忽打開，我在店裏逗留了良久，凝視着那些靜靜躺着的葫蘆絲，我相信它們每一隻都是有生命的。我買下一隻葫蘆絲，店主硬塞了樂譜給我，再三叮囑吹奏的要領。

也許我一輩子都學不會吹奏，可有什麼關係呢，《月光下的鳳尾竹》早已烙在了我心裏。



如是我見 尹畫

不久前，去麗江旅遊。一天晚上，月光澄淨如水，我獨自在東河古鎮漫步，走着走着突然聽到一支熟悉的曲子從某家鋪子飄出，那樣清幽、婉轉，瞬間攝住我的靈魂。我幾乎是跳躍着奔向那家小鋪。那是一家售賣葫蘆絲的小店。暗紅色的絨布上，一把把葫蘆絲靜靜地躺着，穿着民族服裝的店主正旁若無人自娛自樂地吹奏着葫蘆絲，飄盪出來的樂曲，名叫《月光下的鳳尾竹》。那樂聲，彷彿潺潺流水，一絲絲淌過我的心田。

想起多年前，和老公牽手漫步在香港的維港畔。那晚，我們邂逅了一對花甲伉儷。他倆在融融的月光下，合作了一首



初冬賞銀杏

初冬時節，北京中山公園內銀杏樹葉漸黃，吸引市民遊客前來休閒遊覽。

新華社

市井萬象